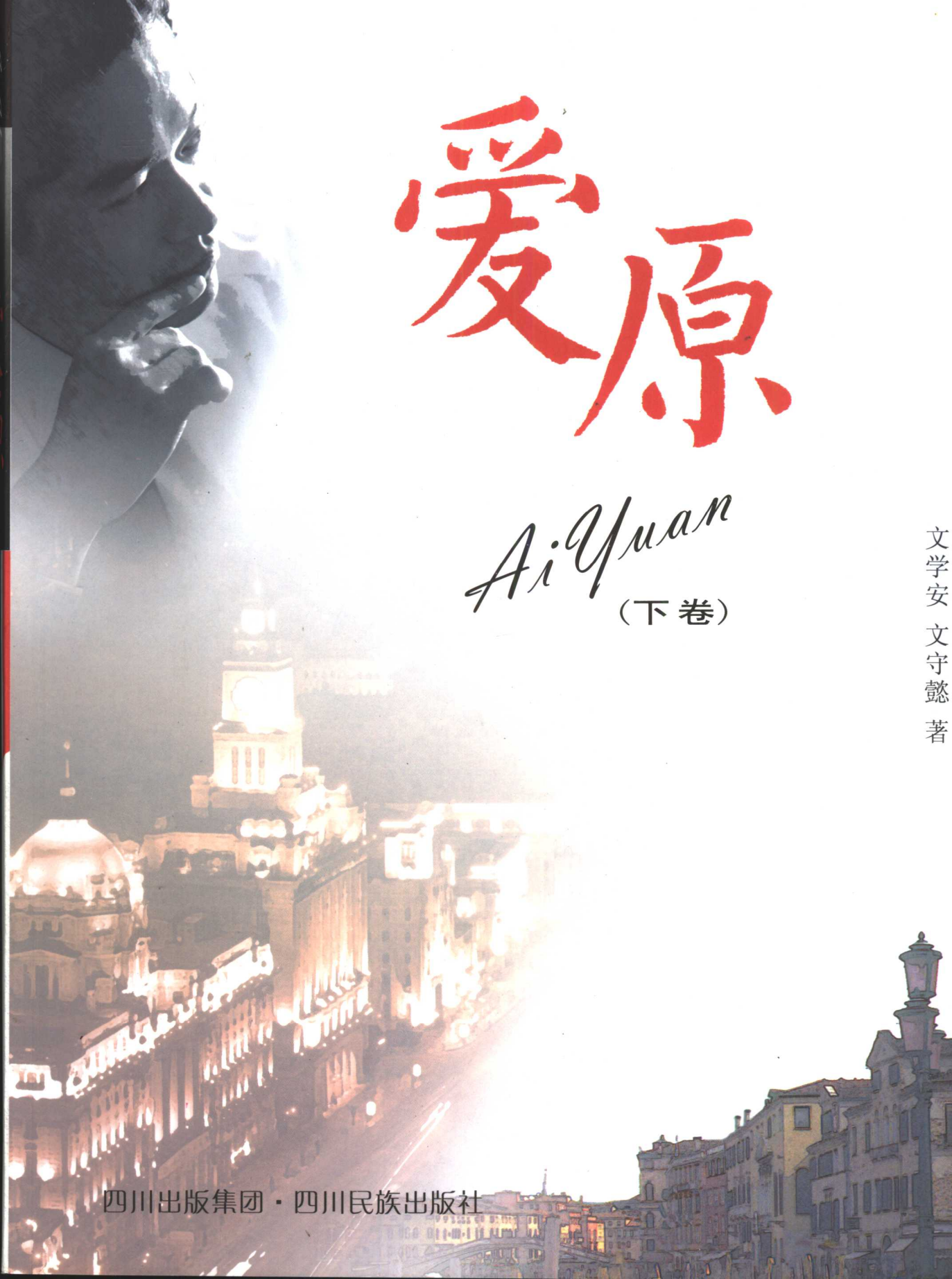




爱原

AiYuan
(下卷)

文学安
文守懿 著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

爱原

Aiyuan

下卷

文学安 文守懿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原 / 文学安, 文守懿著.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6.1

ISBN 7-5409-3241-4

I. 爱... II. ①文... ②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006891 号

AI YUAN

爱 原

文学安 文守懿 著

责任编辑 马安信

封面设计 文小牛

技术设计 寒 是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编: 610031)

印 刷 四川省地矿局测绘队印刷厂

成品尺寸 250mm×185mm

印 张 50

字 数 820 千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09-3241-4/I·472

定 价 126.00 元 (上、下卷)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28) 87734160 87734151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5310105



文学安 生于1939年6月，四川平昌县人，爱好古文及诗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会研究会会员，四川省心理学会会员，教育学高级讲师（副教授）。主要著作有《中等师范学校教育实践》、《管理心理的组织效应》、《颜楷字帖》、《和着大海歌唱》、《和平人家》、《新式猎人》等；1995年迄今致力于长篇小说《爱原》的创作，历时十载，备尝艰辛。



文守懿 生于1973年10月，四川平昌县人。1995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分配到四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00年迄今，潜心于诗歌、散文、小说的学习与创作，发表作品十余篇。在长篇小说《爱原》的创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



目 录

上 卷

第一章	引 言	1
第二章	沦陷区的婚礼	3
第三章	仇恨的烈火	11
第四章	失落的花季	21
第五章	血染疆场	27
第六章	黄桥歼敌战	35
第七章	水晶的心	42
第八章	绽开的桃林	48
第九章	“芙蓉花”的旗袍	58
第十章	荒郊上的歧路	66
第十一章	玫瑰之约	73



第十二章	龙的传人 热爱中华	80
第十三章	在犹太难民中	86
第十四章	西安路上的灯光	91
第十五章	校园欢声	99
第十六章	乱世情	105
第十七章	心灵的呼唤	111
第十八章	广州“粤岚公寓”	118
第十九章	出嫁舒昌俐	125
第二十章	南方烟云	131
第二十一章	心理医生	138
第二十二章	血肉情深	144
第二十三章	富贵不能淫	150
第二十四章	情系昆山道	156
第二十五章	“上帝决定论”	162
第二十六章	“同济之盟”	168
第二十七章	与邪恶搏斗	174
第二十八章	颖玲受冤屈	180
第二十九章	疯狂的舞伴	186
第三十章	一夜风流	192
第三十一章	南祥苑的“喜事”	197
第三十二章	珠宝行群芳争妍	203
第三十三章	爱在柏玫瑰	210
第三十四章	穷乡的福音	216
第三十五章	遨游黄浦江	222
第三十六章	月光下的“婚礼”	227
第三十七章	信物——“蝠兽如意”	233
第三十八章	赴美留学 横遭阻拦	241
第三十九章	送行路上	247
第四十章	衣锦还乡	255
第四十一章	颖玲惜贫	263
第四十二章	早逝的蓓蕾	270
第四十三章	无情剑	276



第四十四章	舒颖玲广州上任	281
第四十五章	游子的虔诚··	288
第四十六章	不屑一顾	294
第四十七章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301
第四十八章	非凡的女人	305
第四十九章	战斗中的伙伴	311
第五十章	千里寻夫	317
第五十一章	盐城急电	324
第五十二章	秘密重托	329
第五十三章	飞渡险滩	335
第五十四章	菱儿告密	341
第五十五章	阴谋与假信	347
第五十六章	醉卧百乐门	352
第五十七章	“花儿”的斗殴	357
第五十八章	棍棒下的“水货”商	363
第五十九章	黑心的南祥苑	369
第六十章	香消乔芙蓉	375
第六十一章	入伙杜月笙	381
第六十二章	东馨苑议事	388

下 卷

第六十三章	埋下的祸根	393
第六十四章	第三次逃婚	400
第六十五章	是非论监狱	405
第六十六章	毒施美人计	410
第六十七章	溘逝舒俞岚	416
第六十八章	家权的争斗	424



第六十九章	谋害陶总办	431
第七十章	我的《人间悲剧》	437
第七十一章	未尽的“忘年恋”	443
第七十二章	风波亭上的东馨苑	450
第七十三章	削发尼姑庵	457
第七十四章	“佛不容物”	463
第七十五章	潜水救安娜	469
第七十六章	盼望亲人醒来	474
第七十七章	伟大的友谊	481
第七十八章	《大山的呼唤》	486
第七十九章	佳朋燕尔	491
第八十章	竞选会长	500
第八十一章	巧舌之簧	506
第八十二章	“以钱易人”	511
第八十三章	“伉俪”的末日	516
第八十四章	难断房小姐	522
第八十五章	不辱的使命	528
第八十六章	导师的愿望	535
第八十七章	洛杉矶的欢笑	541
第八十八章	毒手总经理	548
第八十九章	颖玲跳海	554
第九十章	港岚石油公司倒闭	561
第九十一章	罢工风潮 惨遭血案	567
第九十二章	捣毁兵站	574
第九十三章	玉殒卢明桢	581
第九十四章	誓不低头	589
第九十五章	菱儿遗书	595
第九十六章	第一次回国	602
第九十七章	不朽的誓言	608
第九十八章	人性的叛徒	614
第九十九章	安娜到昆山	622
第一百章	到美国去	629



第一百一章	爱的延伸	637
第一百二章	情系华夏	645
第一百三章	永远不分手	652
第一百四章	相思泪	658
第一百五章	我的《光电工程学》	664
第一百六章	红颜泪	672
第一百七章	浑噩的旅途	677
第一百八章	广州公司工厂破产	683
第一百九章	安格尔斯女王医院	689
第一百十章	第二次回国	696
第一百十一章	金融大风暴	704
第一百十二章	营救舒颖玲	710
第一百十三章	红灯绿茵下的暗流	717
第一百十四章	“金龟”之患	725
第一百十五章	“爱的力量”	732
第一百十六章	“隆激光”被囚“疯人院”	741
第一百十七章	攻占上海	750
第一百十八章	相会在黄浦江上	756
第一百十九章	我要去中国	765
第一百十章	告别大地	775
第一百十一章	中华——我的祖国	783
第一百十二章	尾 声	790



埋下的祸根

寒冬，冷风呼啸，大街上行人稀少。公寓餐厅里，一席丰盛的肴馔早已准备好。薛嫂在里屋忙忙碌碌，红儿上前招呼：“小姐，请坐，这里用茶。”颖玲刚坐下，俞岚和明桢就从西侧走进餐厅。明桢说：“颖玲，这是你爷爷病愈后，第一次这么高兴地来和你共餐，我们就开始吧！”舒颖玲坐在席上一语不发，挑她认为可口的菜吃起来。“颖玲，你喝香槟吗？”“奶奶，我不喝。红儿，给我舀饭。”

俞岚有意搭话：“颖玲，今晚我看到你精神状态比以往好多了，能大口大口地吃饭啦！我想对你谈件事。”

“什么事？爷爷、奶奶，你们说吧！”

“全家都非常关心你的婚事。你也不小啦，一个姑娘家在社会上行走惹人议论，令人不快。这次我们为你相了一门亲，先与你商量，你说行不行啦？”

“你们先说说是谁？”

“那边的人姓羊，子弟叫羊金权，他的条件与你挺合适。他又是行伍出身，在广州地位显赫，所以你三奶奶对这门亲事感到很满意。”卢明桢也说：“听到的都说这门亲好。再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只要各方面过



得去就行，过分挑剔也不现实。颖玲，你就在我们身边，朝夕相见不是很好吗？”

舒颖玲面无表情，默然不语。明桢看见她低着头，就问：“颖玲，爷爷说的话听到没有？你的打算呢？”“爷爷，奶奶，我有什么话说，能有什么话敢说？你们不是在我婚事上连选择的权利都剥夺了吗？孟子曰：‘夫既或治之，予言何哉？’^①现在来问我，有必要吗？”

俞岚压住怒火紧紧地追问：“那么，你的心意呢？”

“爷爷、奶奶，你们有话明说，如果想把我当破铜烂铁甩掉，我就离开这个家，另找生存之路。你们明明知道我与隆正光的关系，现在又往我心口捅刀子，莫非是要搬掉脚下的绊脚石么？”“颖玲，不可曲解你爷爷的心意哟！”“你们的心意我早就知道。还是两三年前，我在同大读书时就领教过，我知道你们是不会改变自己的主张的。”

俞岚说：“全家人都是好意，为了你好，为啥要改变呢？”

“我现在不解的是隆正光哪一点不好？哪一点配不上我舒颖玲？哪一点会损伤舒家的利益？他同我在一起，真的是洪水猛兽？现在，还是那句老话，我对隆正光恪守诺言，要嫁就嫁给他。”明桢言道：“人们说的羊家条件不错呀。”“什么羊家、狗家？我素不认识，也不想认识！”

俞岚放下筷子，显得有些激动：“住嘴，为了你的婚事我们跑路、费力、想尽千方百计为你完婚；你却反唇相讥，视好心成恶意，岂有此理！”

颖玲驳斥道：“我知道你们的好心，是利用为我相亲从富贵的阶梯步步上升，把我作为牺牲品去换取更多的钱财。你们口口声声说为我相亲不是为了钱财，而是对我负责。可事实证明，这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舒俞岚的脸色涨得通红：“颖玲，你不要一开口就是那姓隆的小子这样好那样好，好得怎么连一封信、一句问候也没有？你对人家是真心，人家未必对你是真心诚意。”“他不写信，我没收到信是我们的事，与你们何干？何况，谁知会不会有人暗中扣压别人的信呢？”

“颖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应该迷途知返。不过我要告诉你，舒家为你确定的婚事，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俞岚边说边不住地咳嗽，全身都在打颤，刚才红润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坐在椅子上不住地摇晃。

^① 夫既或治之，予言何哉：语出《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夫：彼也，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既然独行独断，我还说什么呢？”



卢明桢立即前来拉舒俞岚，并大声叫：“颖玲别吵啦！把你爷爷的病激出来了。”薛嫂忙说：“老爷，你有病，就别生气动怒呀！”明桢说：“俞岚的中风病又发了。你们快把他搀到屋里去，快去请医生。”舒颖玲心痛地看了看爷爷，又生气地大步走出了餐厅。

暮色渐渐笼罩大地，舒颖玲在公寓“得月楼”酣睡，忽然掀开被子披上衣服，站起来推开窗户，一股寒风把蓬松的头发吹到脸上，她伸手捋了捋。远近高楼的窗户不时地熠熠闪光，洁如纱带的珠江碎星点点，周围的树枝昏暗不清，人入睡，雀归林。颖玲拿出与隆正光的合影反得翻看，又定睛地望着墙上的条幅《斗寒图》：“青衣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蓦然，她双眼又转到屏风上：“亭亭玉树临风尘，冉冉香莲带露开。”

红儿在侧边轻声问：“小姐，看什么呀？”“大洋彼岸已是白天，不知隆正光是在听课还是在做实验呢？”红儿无言以对，只是顺着小姐的心意猜想着说：“也许正为小姐写信呢！”

颖玲摇着头两眼滚下泪珠：“不会的，他不会给我写信。过去我对正光有种种猜疑，但猜疑中含有希望；现在对隆正光一丝的希望都没有了。有时我感到很痛苦，有时觉得人死了是一种解脱，反而更好些；有时怀疑家庭、社会、甚至是老天。有时也学着基督教徒合十双手做出恳求的祈祷，喃喃地诵着《新约全书》‘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现在我明白过来了。可怜的就只有自己。”

冬夜沉沉，颖玲吞咽着涩苦沉入梦乡。梦中，她与正光手牵手走过红地毯，走进新婚之夜。可新房内一对红烛在缓慢地燃着，发出淡淡的光，四周的烛泪不住地往下滴；在烛杆上、蜡台上、桌面上都流下鲜红的烛泪。红烛对面，突然间正光的人影似空气般地消失了，替代他的却是另一个陌生的人。颖玲眼中的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滚动……

冬夜漫漫，呜呜的寒风在门外不停地吼着。舒颖玲哭得泪流满面，在悲痛中心里发出声声呼唤：“老天啦！我为情所困，为情生痛，为情而身染病患，独自苦熬过无数的日夜。如果不是指望这种状况会改变，指望这暂时的痛苦和磨难终会消失，我会选择另外的干脆利落的方式来解脱自己。”

已近正午，颖玲还在酣睡。红儿问：“舒小姐，快起床吧。”颖玲没有理会。红儿又问：“小姐，你憋气会伤身子，不值得那样去做。老爷病了



还在看医生，你可别……”红儿一下子伤心地哭了。“小姐，我相信隆先生绝不会辜负你的一片痴情。医生说：恁气伤肝，常哭损脾。你这样一来肝病会愈来愈严重的。”

颖玲含着泪水说：“红儿，自我身患肝病以后，便很少过问公司工厂的事了。本应清闲一阵子，可爷爷和家人却为了我的婚事费尽心机，让我清闲不了。他们想让我屈服，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但我依旧一颗玉洁冰心，深爱着正光。如果家中用强，我将以悬梁自尽而相报。我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尝。”

“小姐不可！小不忍则乱大谋。明眼人都看得清楚，虽然家中人貌似关心你，实则已将你软禁起来，非让你答应他们为你谋定的婚事。”红儿诉说着自己的感受，泪珠像开闸的洪水涌了出来：“你与隆先生誓同生死，丢下他其心何忍？你自称一片真心，隆先生怎么知道呢？你曾多次说你是属于隆先生的，却这样走了。隆先生连你的魂儿都见不到，你还有什么属于他的呢？你要活着，要坚决地活下去，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永远不言放弃！”

“红儿，你为什么也哭了？”

“小姐，我哭可与你不同啦！你哭是在想隆先生，我哭是恻惜你太无能了。你日夜读书，咏诗著文，又把你对隆先生的思念融会于诗词，这是何意？我没读过书，不知你写诗词的意思，可我明白你对隆先生的爱比烈焰还强。为啥要去死呢？”“想早点解脱，我是这个世上最孤独的女人。你谈到我咏诗著文，那是在倾吐心中的苦水呀！诗人们在苦闷中常有这一念头——死，所以我选择它来回答隆正光。”

“舒小姐，你即使死了，难道又能得到隆先生和他对你的爱吗？你俩所渴望得到的是团圆，而不是死。你知书识礼，博古通今，却反不如那些目不识丁者活得洒脱看得开。事到如今应想办法自救呀！老爷为你的事又几次昏倒，这次你若不顺从，老爷是会出大事的。”

“红儿，那有什么办法呢？”

“舒小姐，你不如假意顺从，表面蒙混过关，再寻机与隆先生团圆，不就好了吗？”

“红儿，你的话叫我大梦方醒。对，我的主意想出来了，马上离开这个家！”

“不行。公寓的大门和四周关闭得铁桶一般，老爷派了大奶奶和薛妈



到小姐房间，明为帮助，实为监视，你插翅也难逃走呀。”

“那怎么办呢？”

“小姐，我们再相机而行。”舒颖玲会心地点了点头。

经过卢明桢和姜超琼姐妹多方面的努力，颖玲终于“同意”了俞岚的话。超琼恐事后有变，就谈道：“为使双方放心，对不明白的事应该先疏通，男女双方有必要见见面。”这话一出口，首先得到姜超全的赞同。超全说：“男女双方在中山公园会面，时间是明天下午，若无异议就表示同意。”为了证明男女婚姻合适，媒人要对双方的生庚八字进行合对。一行人来到流花湖公园，算八字的老先生舞文弄墨，口中念念有词：“男命壬戌属狗——”

金鸾高照主命红，
犹如骏马出了笼；
放心大胆求名利，
东南西北不落空。

老先生又接念说：“男命生于酉时属鸡——”

天官赐福喜相逢，
福禄财宝运筹中；
家有贤妻生贵子，
美满婚姻万事通。

停了片刻，老先生捋捋胡子哈哈笑道：“这男方的八字很好。”

姜超全笑着说：“老先生，这对少男少女本来就好，可别把双方的八字算错。”她说时轻轻地踩了老先生的脚：“人家好好的一对，老先生要有成人之美啊！”老先生全然明白其意，便指着女命“癸亥”念道：

女命生来不寻常，
前生修行今生享；
她与先生成婚配，
一年更比一年强。



立刻，指着女命的“猪”“兔”属相说：

玉凤性情多贤良，
路有金童知花香；
打救小姐无灾难，
公子一片好心肠。

众人听了不住地称赞，老先生语调高昂：“前生赐予，今生相应。有福有寿，有缘有分。要说何时完婚为宜，丙寅丁卯，本月就好。”超芳问：“请老先生确定日辰！”他再次笑容满面，掐指算后，即说：“冬月戊寅，喜事临门。这是天赐良缘啊！”姜超芳恭贺道：“多谢老先生金口玉言。”

舒颖玲回到房间，红儿问：“小姐，今天去公园他们对你的反常行为觉察没有？”“没有。”“他们怀疑你有什么心计吗？”“不知道。”“舒小姐，我们商议第一次逃跑已不可能。花轿未抬出大门时媒人、送亲人、押礼司、锣鼓和看热闹的数不胜数，能逃走吗？”“那，那又怎么办呢？”“小姐，别急！只得再选时机。”

席幼仁拿着一束鲜花在公寓外走来走去。相识的人连声招呼：“你好！作家！”红儿从公寓跨步出门，席幼仁上前问道：“姑娘，你认识舒小姐吗？”“认识，先生问她干什么？”“舒小姐的小说《和平人家》我拜读后受益匪浅，舒小姐真是一腔报国志，满腹赤子心。”“先生，你贵姓，来这儿何事？”“我姓席，叫席幼仁。就是人们常称的‘作家’。姑娘贵姓？在公寓做什么事？”“我叫红儿，是舒小姐的佣人。我家小姐，她到香港去了。”“红姑娘，舒小姐去干什么？何时回广州？我欲拜望她不知可否？”“见不见你要舒小姐才能决定。老爷派舒小姐去查看香港的公司，不知何时回来。”红儿虚言应酬着。席幼仁感到惋惜：“红姑娘我有一束鲜花，请你转交舒小姐。我改日拜访，并代问她好。”说罢失望地走了。

不久，席幼仁又手持一束鲜花在公寓外走来走去，边走边自语：“我站在这儿不行，应该进去！”他大步跨进公寓。管家问：“先生，找谁？”“找红姑娘。”红儿上前说：“作家，你好！”“红姑娘，舒小姐呢？”“听说她去公司，又说去厂里，不知真实去向。老爷这几天发火啦，舒小姐也愁



容满面。”“啊？又不凑巧！我很敬佩她，想与舒小姐当面谈谈。红姑娘，请把这束鲜花转交给她，告诉她我下次拜见！”“作家，我一定转交！”

舒颖玲在房间踱着步，对红儿说：“去把管家叫来。”不多时，刘成站在颖玲的背后，躬着腰轻声喊道：“小姐，家奴在此。”“管家，爷爷、奶奶在做什么？你说，不准撒谎。”

“在积极为小姐筹办婚事。‘粤岚公寓’张灯结彩，男女两家大宴宾客，为办喜事上下出动。”

“管家，事已至此，我该怎么办？”刘成站着不答。“我该怎么办？管家快说！说呀！”

“舒小姐，你的性格刚烈，你不愿干的事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但你若此次不依婚事，老爷和大奶奶是不会允许的，后果更不堪设想。至于舒小姐婚事的去向，小姐早有主见，何须问家奴？”

“你是管家，内外的和爷爷、奶奶的心意你全知道。我知道你既同情我，又有主见。我找你就是信任你啊！”

“古人曰‘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知道小姐早已成竹在胸，自有妙法，找我莫非是测试老奴的忠心？小姐，你若对我提调使用，老奴定当鞠躬尽瘁……不过，小姐，你如若逃婚，将会为舒家埋下祸根啊！”“管家，我的事已定，具体情况由红儿告诉你，所行之事不得有误。”“是。”刘成躬身连连称道。



◎ 第六十四章

第三次逃婚

冬天的夜愈加寒冷凄清，呜呜的朔风不停地怒吼；“粤岚公寓”旁的“得月楼”更是阴森森的，烛光比往日更为昏暗，舒颖玲的心撕裂般疼痛难忍，她得了严重的肝病，以前一点不知；现肝部疼痛，眼前又遭遇劫难，怎么办？自隆正光走后三奶奶是我唯一信赖的人，近些时日连她都变了脸，不给我好脸色看，又是为什么？爱情的风波，生活的磨难，世人的嘲笑，家族的冷漠把我坚毅的性格逐渐扭曲了。可是，他们还想在伤口上撒盐，让我痛不欲生。

舒颖玲把她同隆正光合影的照片拿出来看了又看，吻了又吻，紧贴到心坎上，仰望着天，眼泪一滴又一滴掉到照片上。红儿走来，有点气愤了：“小姐！应该坚强。你在思念隆先生，隆先生也很想你，他是永远向着你的。”“从我破碎的心中流出的不是眼泪，而是滴滴鲜血！红儿，把马斯涅的名曲《处女最后的梦》翻开，我弹，献给他！”

红儿为她打开钢琴，摆好琴凳，翻开曲谱。舒颖玲坐下来，伸出纤细的手指落向黑键与白键，幽怨的琴声立即弥漫了整个屋子。“舒小姐，别弹啦！老爷听见这悲恸的琴声会更伤心的。”“那好，叫他们也尝一尝什么是辛酸的滋味吧！”